

校正評註王鳳洲
大字言袁了凡綱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九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趙田

袁黃

考亭 朱熹

綱目

瑯琊

王世貞

漢紀

孝元皇帝

諱爽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帝章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哀矣

綱

癸酉初元元年正月立使仔王氏為皇后

后王賀孫女也王莽之禍實萌於此

綱

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鑑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

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

人君節儉什一而稅謂君之取賦於下什中惟取其一也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

使自娛樂而已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

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水衡都尉主衡都水及上林苑省肉食獸

發明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貧民賦貨種食未幾

又復振困乏罷宮館減穀食馬凡見於綱目所言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

○溫公

何哉優柔不斷戚官用權太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實所以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

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王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柔不斷縱任用權當時之大患

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救救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禹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

矣 ○通鑑筆義曰 嗟夫漢元帝唐文宗寬厚恭儉有人君之德而受制閹宦百廢廢弛賢不肖離亂賞罰倒置終身

亡而復興者元

帝恭儉之功

○丁南湖

恭儉帝王之威德漢惟李文庶幾為元帝之庸闇惡得為恭儉耶吾見其恭於石而宜

平定王周益

卷九

漢紀

孝元皇帝

卷九

漢紀

孝元皇帝

卷九

漢紀

孝元皇帝

卷九

言
問漢元帝唐

文宗寬厚泰

儉有人君之

德而國祚卒

至不振者何

與
四人同心謀

官寺之為害最

烈皆人主不能

慎之於始以為

微而易制及寵

之以事權遂至

驕恣橫肆如弘

恭石顯擅作威

福敢於害害大

臣而毫無忌憚

之心易曰重牛

之指續豕之牙

當防之於未然

崇薄儉於為殺之誠而軍政廢一不儉於長楊宮之遊幸則大
微作矣噫此所以為漢元之恭儉而非三代帝王之恭儉歟

甲戌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官掌公族劉更生後改獄下三人於皆免為庶人○**時史**

高以外屬外屬蓋史高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傳數言治亂陳王事選更生給

事中官掌左右顧問應對以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

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

閹宦乃官中閹宦乃官中無外黨遂委以政望之等患外戚許史許延壽史高等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

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明通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

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

戚以專擅權勢請謁者召致廷尉名望之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訟獄可其奏

以此下望之堪更生三人於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令出視事親出恭顯使高

說上竟罷之不用望之等尹氏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等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至

張南軒評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內有恭顯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

使或處積久上心開明人才眾多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也膏小貞之義也而三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綱繆經理未嘗有一

日之功也連白罷中書宦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任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況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

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以鄭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汚穢亦欲入其黨復蓋有以召之也在易

有之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卒心

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之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所執雖正然怨賊之心

不為勢利之念相交有不知學之弊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衰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救君者矣○鄭朋

帝之為人可知矣龍珠產赦廣德帝小節耳何足稱哉

賜爵而朝朔望之去就不明望之有愧二太傅安肯就吏雲勸望之自裁果然殺吾賢

李元易欺難

陰帝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邪及許史子弟罪過重視周堪堪曰今明待詔望之始接待之後知其頹邪絕之朋恨更求人許史毀堪與更生華能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亦與明相結蓋顯令二人告望之等

夏四月立子驚為皇太子○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尹遂昌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臨丘園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乾詞而義則在其中具有愧二疏多矣果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日自殺盡則其官也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下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曰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

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

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

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罪猶過也謂其坐以薄罪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

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

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

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

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綱目斷曰望之何以不書爵秩漢也望之顯命大臣既免

書書石顯何病漢也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為中書令是誠何心也綱目聯書之所以病帝也○溫公其矣李元之為君易欺而難陷也夫恭顯之譖

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發憤以底邪臣之罰李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儆望

之而終不能誅恭顯遂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何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

平注袁王圖監合編 卷九 漢紀 孝元皇帝

病入聖域而不優

專用恤關東為憂

廣德諫射獵

廣德諫從橋主聖臣直聖主不乘危

曉人不當如是

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朔北也暨及也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興兵連年死數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愚謂武帝窮兵黷武郡縣遠夷而海內虛耗珠厓置郡未足為漢社稷輕重也故賈捐之議棄而專恤關東時丞國于定國建議亦與此合遂詔罷珠厓郡嘗聞楊子雲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呼捐之之論亦可謂知本矣

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時○**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秋上耐祭宗廟上時掌反獄也耐直佑反三重醇酒也漢制正月元旦作酒八月乃熟名曰耐以獻宗廟○**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

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王鳳洲**元帝將舍乘輿御樓船此經往程數里平流護操容

和氣致祥
正臣進者治
之表

廣開眾正之
路
太平之基
楊興為國養
恩

與乎從橋矣廣德身為三公苟欲諫從容片語決何必免冠而上趨之冠禮之也未有言不用之意而遂欲獨輪以頭血戰
帝此宣事體人情耶是時恭顯與史高比而殺望之詆點周堪更生諸人無所容此其用舍係人主安危豈特從橋來船間
而置若罔聞耶杜欽谷永之
專政上身斯亦祖其餘智矣
○丁南湖
從船從橋其得失差之毫釐而已事之至小者也元帝之朝恭顯擅權許
者也廣德為御史大夫職在諫諍乃於此至大者備數保位而於彼至小
者謂欲自刎以塞責此之謂不知務當時稱廣德為儒其特腐儒也哉

承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書法 以災害也於
是始書罷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槐里漢初縣名屬京兆郡
石

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
九官謂禹為司空皋為后稷契為司

徒皋陶為士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為典樂龍為納言是也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

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

處霜降大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成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智誠深

思天下之心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

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清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

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

明主不失師傳之道

諸葛豐剛直

著名

諸葛豐上書

告堪猛罪

豐前舉而後

毀

問元帝免諸

葛豐左還堪

猛何如

京兆尹可立

得

捐之明比為森

自貽伊戚短顯

厲顯无所謂授

人以戈不智之

甚者子與氏所

惡於小有才尚

非其比與亦傾

邪小人熱中躁

進其後雖諫封

王氏實不足益

其前愆耳

問興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雖州里亦不可也臣言堪不

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

傳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

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

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

不立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還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綱目

斷曰於是豐勸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還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書之病帝也

溫公

豐于堪猛前舉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

直哉人君若察美惡辨是非當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豈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待詔賈捐之棄市○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

興新以相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君蘭楊興字捐之謂我若得朝見時即以君蘭言之于上也京兆尹可立得

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君房捐之字也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五鹿充宗其姓名也捐之

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

謂賢士路開無隔塞之患也捐之復短顯興曰顯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

譽其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

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為城旦○溫公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免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下筆言語妙
勝五鹿充宗
遠甚
尚書百官本
天下真大治
且與合意即
得入
君子以正改
邪
匡衡上疏言
事
朝廷天下之
桷幹
明王不嚴而
成化
治天下者審
所上
教化之流自
近者始
風俗之樞機
教者權時之
宜
馮奉世奏誅
羌虜
奉世所陳頗為
明決至為用兵
之數必計敵而
倍之欲以兩人

己卯二年夏六月赦○以匡衡為光祿大夫○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

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哀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

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

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

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

布職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

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

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陛下祇畏天戒哀憫元

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倭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

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匡衡為光祿大夫史畧史高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望之為副多所薦薦長安令楊

興說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夫富貴在身而列上不舉是有孤白之表而反衣也平原文學匡衡材知有餘經學絕倫將軍誠召幕府與參謀議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厲之○荀悅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於上以為給事中

秋七月隴西羌反右將軍馮奉世奏曰羌虜近在竟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

制遠蠻願帥六萬人討之十一月大破羌虜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

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制一人不堪一
喉白登之團冒
頃精兵四十萬
法當用八十萬
會卒何由而得
當時儒學之
咸亦可見矣

庚辰三年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
以給事中外繇役故也

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猛自殺○上
以日食詔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

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亮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
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綱目斷

曰望之堪猛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之闇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即歿身自宜急退况贊如望之猶
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復何待哉

索了凡○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膠君于唐德宗之猜伐○胡氏○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
也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壬午五年十二月以匡衡為太子太傅○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
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

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
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

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

帥氣而然耶若當望之飲
鴆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

何如
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

匡衡疏六戒
正基兆而防未然

聖王必慎后
妃

貴正體而明
嫌疑

制一人不堪一
喉白登之團冒
頃精兵四十萬
法當用八十萬
會卒何由而得
當時儒學之
咸亦可見矣

聖人慎防其
端得道亡身
分六十四卦
以直日用事
以功舉賢萬
化成
問京房考功
課吏法何如
京房直諫自不
可沒至其挾淮
陽以求助已不
正矣馬能正人
雖無石顯亦足
亡身延壽先
見之言豈獨於
學易占變決之
有道者能以
往知來
以京房為魏
郡太守

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性情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詐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臣

甲申建昭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臣**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

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寒溫風雨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者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之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

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
京房學易而不知夫易
京房學易不明其道
占候君子不貴

父與子語至夜半且明云大要教誨此誰所傳者或或咸為直臣子謂定非李印何蒙蒙綬若若石顯結納育

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蓋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宜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今臣得出守郡自許効功恐未効而死唯陛下母使臣塞涌水之異為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尹遂昌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胡致堂君臣之道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新疏矣之戒况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矣○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總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卿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義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丁南湖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易之至戒也京生妄言易數乃宜知退知喪矣顯又依憑妻黨附托藩王求進於退之日求得於喪之日故其師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但元帝知其言之是又從而殺之則生之死不以罪矣故綱目譏帝而書之曰殺魏郡太守京房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 髡為城旦○**陳咸素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 髡為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蒙蒙綬若若邪若若

長貌顯聞眾人恟恟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咸稱顯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

貢禹明經著節
設詐取信人主
陳湯矯制發兵

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
天下大義當混一
不以矯制累廷壽

書矯示民有君
願靖漢氏以自親

設詐變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夫侯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

綱目乙酉三年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

康居斬之○**綱目**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漢遣使二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因辱使者不奉詔陳湯與甘延壽謀曰郅支威名遠聞且其人

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

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

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從之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進薄城

下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凡常也○尹氏延壽為都護而薄迫也

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夫郅支殺漢使者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

綱目丙戌四年正月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匈奴郅支單于反逆

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間大惡通於天下延壽陳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

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

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綱目**斷曰書與甘延壽襲擊何不以矯制累延壽也樓蘭王傳首北闕下不書此何以書罪郅支也殺漢使者其罪大矣是故荀悅也雖計有

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藏樓蘭之罪既謝服矣又誅殺之以是為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綱目戊子竟甯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綱目**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

平王哀王國監合編
卷九
漢紀
孝元皇帝
下

帝以王牆賜之
侯應上十策

號昭君為宮
胡閼氏
馮遂直侍帷
惟

馮野王確然
亡欲
張譚廉節儉
潔

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之王牆王樓之女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議曰皆以為便郎中侯應以為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臣聞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亡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況單于哉四言中國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逃亡五言近西羌保塞漢吏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棄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亡匈奴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邊塞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自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諭之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為宮胡閼氏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

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

大夫○郭大有

聖臣舉薦野王為御史大夫帝因石顯之言遂廢其與文帝避嫌不用實廣國意相似愚謂野王果賢雖親必用不賢雖疏必舍吾何容心於其間哉昔周公於成王叔父也漢宣帝於霍光外戚也二君皆能用之後世不以私親為嫌而以用賢為美嗚呼元帝懦弱固為可哀石顯族賢誠為可罪元帝不察而猶委心信任焉夫作不振甚於此矣

信臣治行常第一

號曰名父

問匡衡論甘陳功罪何如

甘延壽等之薄康居斬郅支可謂得臨敵機宜彼雖矯制發兵前既上書自効後亦未嘗貪功喪師其事固當獎也乃一時口說妄騰後世習而不察往往於汲黯之矯詔發果則傳為美談於此則過為吹毛求疵惡勞喜得人之常情蓋可鄙矣

先王之所慎權其輕重而

以名信臣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

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名父

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

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

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名籍丞一人比千石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

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靡音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

之首猶不足以復也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為侯

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

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

封延壽為義成侯義成漢縣名今改霍丘縣屬直隸鳳陽府賜湯爵關內侯荀悅

誠其功議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

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斯得之矣

胡致堂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皆矯

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逐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則有大小者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夏五月帝崩葬渭陵

在咸陽縣東北

班彪贊曰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責辭韋匡廷為宰相而上章制

為之制宜
春秋譏遂事
之法

問延壽陳湯
馮奉世皆矯
制以成功蕭

望之匡衡以
為不可封劉
向以為可封

其議孰是
君德莫大於
明斷

史丹詭奏或美
其能全嫡嗣然
成帝繼而新莽

之翼定矣所謂
安劉適以滅劉
且不泣與不哀

大相逕庭元帝
憐惜以數言而
解置之不問蓋

天欲中良漢業
有非人力所能
為耳

器人於絲竹
鼓琴

婚姻正而天
命全

關雎王教之
端

馬都尉上以
丹皇考外屬詔
丹護太子家

文義優游不斷
李宣之業哀矣
然寬弘盡下出
於恭儉號令

溫雅有古之風
烈○貢薛貢禹
薛廣德韋匡韋
玄成匡衡

等再書下獄免
而望之猛又皆
以自殺書漢業
之衰實自

元帝始綱目備
書識之以見人
君之德莫大於
明與斷也

○賀善贊曰元帝之初期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辨別邪正望之堪更生

○史臣元帝以昏懦之資繼統之初首以公田賑貧貧民賦貨種食未幾省樂省苑馬服困乏又罷官館減

善而不用恭顯之奸惡惡而不能去事無巨細悉中書專事抑解賊害忠良西漢之衰決於此矣

六月太子驚即位○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

上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墮徒回反下墜也墮音則擲投也臨近中

嚴鼓之節嚴鼓嚴急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獨能之上稱其材駙馬

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取人器能也於絲

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二人皆橫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而笑成帝時

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以蒲青為席用蔽地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匡衡上書曰妃匹之際生

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

紀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采有德戒聲色

近嚴酷遠技能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

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願

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史卷丹祖父恭女弟生帝宣帝父悼皇考宣帝即位

恭子高為車騎將軍元帝時高子丹為駙馬都尉上以丹皇考外屬詔丹護太子家

馬都尉上以丹皇考外屬詔丹護太子家

聖人統天地之心
聖人言行之要

王尊敦言所謂
誅衛諱之心諱
故碑諱衛乃明
經者不大負所
學哉

王氏五侯

黃霧四塞
天戒昭然可
知
杜欽請建九
女之制
小弁可為寒
心

以元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書法

書元舅何
識私也

○尹起莘

元舅未
有書而

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之始新
莽篡竊之漸爾復霜堅冰可不戒哉

孝成皇帝

諱賢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帝耽於酒色
委政外家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已丑建始元年正月

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

書法

書見歸道死譏失刑也
人不能諱而天諱之耳

封舅王崇為安成侯

賜諱商立根逢時

五舅之名王
太后兄弟

爵關內侯

○四月黃霧四塞

也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

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

辭職優詔不許○尹起莘

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

夫楊興等指言其實亦且如冰投石成帝初政繆戾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庚寅二年立皇后許氏

車騎將軍
嘉之女也

○杜欽說王鳳曰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

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

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

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辛卯二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可御船令民上

城避水王商曰此必訛言乃止後果訛言上於是壯商之固守數稱其義而鳳大慚

恨

此王商非鳳弟
乃後為丞相者

平主哀王固監

卷乙

漢紀 孝成皇帝

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匡衡坐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法有主守盜斷官錢入己也。免為庶人。律除贓直十金則至重罪。

以王商為丞相。丁南湖。匡衡講經義言治道乃詞諫為容躬行有玷始以外戚史高而進終以奪邑盜金而退其亦吾儒之賊乎。

壬辰四年正月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劉友益。此望之更生輩所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之書喜之也。亦

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勇而廢置不出於人主矣。

四月雨雪。復召請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西安府未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

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

大臣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馬通武帝時謀反者。馬何羅之弟也。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光。切恐陛下

舍昭昭之白過。謂昭然明白有罪過者舍之。聽曖昧之瞽說。瞽音瞽。瞽者不明也。瞽非無目者。但不察事而言不中於道如無目之人。歸咎乎無辜。倚異

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以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愛。謂後宮受幸不周。普也。平天

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

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

書法。四月雨雪。其大異也。外戚之陰威而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名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哀了凡。谷永知后以宣帝外家不緣色選而後父許嘉用事。

與王氏爭衡。故待詔對策。首言內寵太甚。專上妨嗣。及日食地震。又言後宮親屬宜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其多巧詐善寵。伺如此。王鳳柄重。外庭譏咎。而後宮無嗣。又太后憂念。輒言大臣有申伯之忠。白氣黃霧之意。不可歸咎諸舅。宜急納宜

杜欽亦倣此意。擢永為光祿大夫。

杜欽亦倣此意。擢永為光祿大夫。

匡衡講經。義言治道。乃詞諫為容。躬行有玷。始以外戚史高而進。終以奪邑盜金而退。其亦吾儒之賊乎。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劉友益。此望之更生輩所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之書喜之也。亦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勇而廢置不出於人主矣。

白虎殿對策

谷永陰欲自託

谷永杜欽依憑

權貴甘心為私

門走狗而巧於

詭觀徒指斥宮

帷箔直諫之名

雖明經術實經

術之罪人也

杜欽亦倣此意